

# 欧盟与区域间主义：区域效用与全球意义

郑先武

**内容提要：**区域间主义已成为国际关系中一种新的现象，而欧盟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领跑者”角色。欧盟区域间主义以综合性、多元性、契约性、条件性等核心特征，形成一种独特的“欧盟模式”。它不仅通过规范扩散、认同强化、利益共享和制度建设给欧盟自身发展带来了重要区域效用，而且通过对基于区域一体化的新型南北关系的探索和对世界多极化趋势及“多区域主义”全球新秩序建设进程的推动，对全球政治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欧盟 区域间主义 欧盟模式 多区域主义 全球新秩序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全球范围内新区域主义浪潮的纵深发展，区域集团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一种新的“全球行为主体”（或全球角色），而蓬勃兴起的区域间主义（interregionalism）就是区域集团这种“角色性”（actomess）的集中体现，并已成为国际关系中一种“新的现象”。<sup>1</sup> 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上最成熟、最具影响力的区域集团，它在区域间主义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领跑者”角色。由它所主导的区域间主义不但促进了世界各区域之间更为紧密的交流与联系，而且由此催生了全球政治经济中“一种新的互动层次”，并对新的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sup>2</sup> 本文将通过理论与实证的互动分析，揭示欧盟区域间主义的现实进展、核心特征、区域效应与全球意义，对当前国际

---

<sup>1</sup> HeinerHjrggi RalfRobff and J rgenR land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m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6

<sup>2</sup> Fredrik Sēdebaum and Luk Van Langenhove eds, “Special Issues: The EU as a Global Actor and the Role of Interregionalism”,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27, No. 3, 2005, pp. 249–520.

关系中的这一新现象进行解读。

## 一 欧盟区域间主义的现实进展

在实践中,区域间主义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即区域组织/区域集团间的关系(集团对集团)、跨区域的安排(跨区域主义)和区域组织/区域集团与单个国家之间的关系(集团对国家)等。<sup>1</sup>“集团对集团”(group to group)指区域组织/集团之间为促进合作与对话的制度化安排,其核心就是区域开始成为一种国际或全球行为体,即具有一种经济或政治实体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强有力主体作用的“角色性”。<sup>2</sup>由于这种区域间主义建立在双方各自的区域制度框架之上,又称纯区域间主义(pure interregionalism)。“跨区域主义”(transregionalism)指不同区域的地方行为主体(如国家个人、区域组织等)之间为建立一种跨区域的空间或制度所做的努力。它有更分散的成员,不必与区域集团相一致,而是可以包括不同区域的成员;它可能拥有自己的组织框架,如秘书处,因而被赋予某种形式的独立角色性。“集团对国家”(group to a single country)指区域组织/集团与其他区域的单一国家之间制度化的对话与合作关系。由于这种区域间主义的一方是来自某一区域的主权国家,所以又称半区域间主义(quasi-interregionalism)。”由于区域间主义的发展依赖于区域强有力的“角色性”,“集团对集团”形式就在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即使是跨区域的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区域自身的发展水平。这样,欧盟作为全球最有影响的区域组织自然而然地引领起世界范围的区域间主义的发展。

“集团对集团”是欧盟区域间主义的一个重点。在这方面,欧盟与拉美区域集团间的合作成果最为突出。目前,欧盟已与拉美的南方共同体市场(Mercosur)、安第斯共同体(the Andean Community)和中美洲一体化体系等三大区域集

<sup>1</sup> HeinerH3/aggi “Interregionalism as a Multilateralism Phenomenon: In Search of a Typology”, in HeinerH3/aggi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31-42

<sup>2</sup> Charlotte Br3/etherton and John Vogler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Global Actor* (Seco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30-35.

<sup>3</sup> Jrgen R3/land “Inter- and Transregionalism: Remarks on the State of the Art of a New Research Agend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kshop on “Asia-Pacific Studies in Australia and Europe: A Research Agenda for the Futur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5-6 July 2002. HeinerH3/aggi “Interregionalism: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kshop “Dollars, Democracy and Trade: External Influence on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Americas”, Los Angeles May 18, 2000.

团建立了制度化的专门对话机制。早在 1993 年欧盟就与安第斯共同体和中美洲 6 国签署《框架合作协定》，建立了正式的政治对话关系；2003 年 12 月，欧盟与这两个区域集团分别签署了新的《政治对话与合作协定》将双方的政治对话关系制度化；2007 年 6 月，经过长期的准备，双方宣布启动“全面联系协定”谈判进程。2007 年 9 月和 12 月，欧盟与安第斯共同体完成了两轮谈判，2008 年将进行 3 轮谈判；2007 年 10 月，欧盟与中美洲国家也举行了首轮“全面联系协定”谈判。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与 1995 年 12 月就签署了《区域间框架合作协定》，并于 1999 年 9 月生效；1999 年 11 月，双方启动区域间联系协定谈判；2004 年 6 月，双方启动部长级专门谈判。与此同时，欧盟与由所有拉美国家参加的里约集团 (the Rio Group) 之间制度化的政治对话也建立起来。两年召开一次的欧盟 - 里约集团部长会议进程已成为促进双方政治对话的核心论坛和促进双边关系的核心渠道之一。

欧盟与亚洲、非洲、大洋洲等地区区域集团间合作也进入一个新阶段。2000 年 6 月，欧盟与非加太国家集团 (ACP) 签署了《新伙伴关系协定》(即《科托努协定》)。2002 年 3 月，欧盟 - 非加太集团联合议会签署《关于在欧盟 - 非加太伙伴关系框架内谈判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共同宣言》(即《开普宣言》)；2002 年 9 月，由欧盟 15 国和非加太 76 国贸易部长参加的欧盟 - 非加太贸易部长会议正式启动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程。2003 年 4 月，《科托努协定》正式生效。欧盟与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SAARC)、海湾合作理事会 (GCC) 等区域组织之间已建立起以“合作协定”为基础、以部长级会议为纽带的新型伙伴关系。2007 年 4 月，欧盟启动了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与海湾合作理事会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进入加速阶段。

跨区域合作是欧盟区域间主义的另一重点。这实质上是“集团对区域”的对话与合作。它又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欧盟与一组来自其他次区域的国家之间制度化的合作，如欧盟 - 中东欧、东南欧国家、欧盟 - 地中海南岸国家等；一种是欧盟与一组来自其他大洲的国家之间高峰会议 (又称大陆峰会)。与东欧、东南欧和地中海南岸邻国的合作是欧盟跨区域主义的核心。其前期的几个主要成果是：1994/1995 年，与东欧 10 国达成的《欧洲稳定公约》1995 年 12 月，与 12 个地中海南岸国家达成的“新伙伴关系协定”，即“巴塞罗那进程”，其核心就是谈判“欧洲 - 地中海联系协定”，2004 年 10 月，随着欧盟与叙利亚签署《欧洲

-地中海联系协定》这一进程已经完成。1995年12月,与东南欧5国启动的“罗尤蒙特进程”,并于1999年被新的《东南欧稳定公约》和“联系协定”所取代;1995年3月至1999年7月,与前苏联地区的东欧、中亚10国签署实施了“伙伴关系协定”;1999年10月,与巴尔干国家也启动“稳定与联系进程”。2004年5月开始,随着欧盟“东扩”到其他10个欧洲国家进程的完成,东盟开始将东欧和地中海区域10个非成员国纳入同一政策框架,即“欧洲邻居政策”(the European Neighbourhood)。2004年6月,作为对“巴塞罗那进程”和“欧盟邻居政策”的补充,欧盟与地中海和中东伙伴国启动“战略伙伴关系”,以建立一种超越“联系协定”的政治与制度一体化的“欧洲-地中海邻居空间”。2008年2月14日,欧盟27国与泛黑海区域10国的外交部长在乌克兰召开了首次“黑海协作”部长级会议,正式启动“黑海协作”行动计划。

在原有“集团对集团”和“集团对次区域”等区域间合作的基础上,欧盟启动了区域间的高峰对话机制——大陆峰会,主要有:亚欧会议、欧盟-拉美峰会、欧盟-非洲峰会等。亚欧会议(ASEM)是在欧盟1994年推出的“亚洲新战略”框架内,对原有欧盟-东盟区域间关系的扩大与延伸。1996年3月,首届亚欧首脑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亚洲和欧盟的25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出席会议。2004年9月,第五届亚欧首脑会议发表了《关于更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河内宣言》,以推动“亚欧合作更具活力和实质化”。2006年9月,随着第六届亚欧峰会接纳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两个欧盟新成员和印度、巴基斯坦、蒙古和东盟秘书处4个亚洲新成员,亚欧会议已扩大到45个成员。亚欧会议已形成一种建立在非正式、多维度、平等伙伴和高层关注等四大原则基础上的区域间外交进程。1999年6月,首届欧盟-拉美峰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欧盟和拉美国家的所有国家或政府首脑参加了会议。此后该峰会两年举行一次。2005年12月,欧盟出台《增强欧盟与拉美伙伴关系》政策文件,旨在通过涵盖该区域所有国家的联系和自由贸易网络以及更有效的政策对话等措施,建立一种更强大的战略伙伴关系。欧盟-拉美峰会进程开始成为推动双方社会内聚力、国际多边主义和区域一体化的一支重要力量。首届欧盟-非洲峰会于2006年4月在开罗召开。欧盟国家与非洲52国的国家或政府首脑出席了会议。会议颁布《开罗行动计划》,承诺共同推动走上“战略伙伴关系”。2007年12月,第二届欧盟-非洲峰会在里斯本召开。会上,来自欧盟和非洲的80个

国家的领导人通过了《非洲－欧盟战略伙伴关系》和《行动计划》两项重要文件，共同承诺将建立“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

## 二 欧盟区域间主义的核心特征

根据欧盟区域间主义的现实进展及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来看，它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明显特征：

一是综合性，即其所涉及的议题包括政治、安全、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如《科托努协定》确定欧盟－非加太“新伙伴关系”有 5 根支柱，即政治对话、广泛参与、发展战略、经济贸易合作和金融合作等。<sup>1</sup> 再如《欧洲－地中海联系协定》拥有共同的内容，即政治对话，尊重人权和民主，建立与 WTO 一致的自由贸易区，与知识产权、服务、公共秩序、竞争原则、国家援助和专利相关的条款，宽泛领域的经济合作，与社会事务和移民相关的合作，文化合作等。<sup>2</sup>

二是多元性，即它所涉及的行为主体是多元的，包括超国家机构、区域政府组织、国家和公民社会等。欧盟区域间主义虽然主要由欧盟和其他区域政府组织及各国政府驱动，并以政府间协定为核心纽带，但它也积极吸纳公民社会和其他组织与个人参与进来；就欧盟本身而言，区域间主义要求欧盟理事会及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高级代表、欧洲委员、欧盟各部门及成员国等所有机构的合作，其中作为政府间机构的欧盟理事会及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高级代表（负责政治与安全决策、行动、计划和动议）和作为超国家机构的欧洲委员会（负责经济、社会－文化决策和动议）的作用最为重要。<sup>3</sup> 例如，《科托努协定》就规定，双方合作的角色包括政府角色（含地方、国家和区域政府）和非政府角色（含包括私人部门、经济和社会组织等）。再如，欧盟－拉美区域间合作已经引入区域间公民社会的对话机制。2000 年 10 月至 2007 年 3 月，已先后召开了两届“欧盟－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智利联系协定会议”、一届“欧盟－墨西哥公民社会对话论坛”、两届“关于欧盟－中美洲区域一体化的公民社会论坛”、一届“关于欧盟－

<sup>1</sup> European Commission, “Geographical Partnerships: The Cotonou Agreement”, [http://ec.europa.eu/development/geographical/cotonou/cotonou2000\\_en.cfm](http://ec.europa.eu/development/geographical/cotonou/cotonou2000_en.cfm).

<sup>2</sup>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Euro-Mediterranean Partnership: A Association Agreements”, [http://ec.europa.eu/external\\_relations/euromed/med\\_ass\\_agreements.htm](http://ec.europa.eu/external_relations/euromed/med_ass_agreements.htm).

<sup>3</sup> Sharon Pardo and Lior Zemer, “Towards a New Euro-Mediterranean Neighbourhood Space”,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Vol. 10, No. 1, 2005, pp. 62-63.

安第斯共同体关系的公民社会论坛”和三届“欧盟-拉美、加勒比公民社会论坛”，与会者既有欧盟理事会、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经济与社会委员会的代表和拉美各区域组织、各国政府官员，也有来自各方的非政府组织、工会组织、雇主协会、商业组织、消费者组织、大学与研究团体等公民社会组织的代表。<sup>1</sup>

三是契约性，即它大多是建立在正式国际协定基础上的契约关系。除了与东亚和南亚国家区域间对话机制外，欧盟成熟的区域间主义一般以缔结国际性协定为载体。就紧密程度而言，这些协定有三个层次，即对话与合作协定、伙伴关系协定和联系协定，其中最具法律意义的就是联系协定，它总是把通过谈判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建成区域间自由贸易区作为核心支柱，如谈判和建设中的“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欧盟-拉美自由贸易区”、“欧盟-非加太自由贸易区”等；欧盟与南非、墨西哥、智利等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已经生效。所以，欧盟主导的区域间主义被称为“法律的、正式的欧洲方法”。<sup>2</sup>

四是开放性，即它是一种非排他性的合作安排。这一方面表现在它对区域间合作的成员不设定严格的政治经济等人为条件的限制，所以它总能吸纳合作区域内全部或绝大多数成员国；另一方面表现在经济方面，其自由贸易协定均载入“与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保持一致”条款，以致其区域一体化进程开始与全球多边贸易机制趋向一致。比如，“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计划明确规定该自由贸易区应尊重 GATT 谈判成果并依照有关协定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有关条款也都明确写进了欧盟-地中海协定和地中海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协定。欧盟也非常强调所有伙伴国家都成为 WTO 成员的重要性，并把所有地中海伙伴国家加入 WTO 当作推动该区域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托努协定》也强调，欧盟-非加太新的经济贸易合作将“与 WTO 条款保持完全一致，包括特别的和差别性待遇，并尊重各参加国的共同的利益和发展水平。”这已成为双方贸易合作新框架的重要目标之一。该协定在“新贸易安排框架”中不但强调与 WTO 一致的货物贸易安排，还将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合作首次纳入双方经

<sup>1</sup>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EU’s Relations with Latin America Civil Society Dialogue”, [http://ec.europa.eu/external\\_relations/la/csd.htm](http://ec.europa.eu/external_relations/la/csd.htm).

<sup>2</sup> W. in Stokhof, Paul van Velle and Yeo Lay Hwee eds., *The Eurasian Space: Far More Than Two Continents* (Singapore: ISEAS Publications, 2004), p. 3.

<sup>3</sup>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Med Association Agreements Implementation Guide”, Brussels, 30 July 2004, [http://ec.europa.eu/external\\_relations/euromed/asso\\_agree\\_guide\\_en.pdf](http://ec.europa.eu/external_relations/euromed/asso_agree_guide_en.pdf).

济贸易合作的法律框架之内。<sup>1</sup>

五是条件性,即它将某些政治条件作为区域间契约性文件的“基本条款”。这些“基本条款”包括人权、民主原则、法治、性别平等、善治等。欧盟从1993年1月开始将这些“基本条款”作为区域间联系和经济合作协定的基本工具,从而为欧盟暂停乃至中止这些协定提供了法律基础。也就是说,其他国家一旦加入区域间合作协定就必须接受这些“基本条款”的约束,否则欧盟就有权谴责、暂停或中止履行这些协定。<sup>2</sup>近年来,欧盟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域间合作协定中对这些“基本条款”的规定越来越严格,并推动其发展政策的日益政治化。这在欧盟-非加太国家间关系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尽管遭到了非加太国家的强烈反对,这些“基本条款”还是写入《科托努协定》之中。2000-2004年间,欧盟以国内恶化的政治形势侵犯“基本条款”为由,先后对海地、赞比亚、津巴布韦、象牙海岸、利比里亚等国暂停经济援助,乃至暂停适用《科托努协定》。<sup>3</sup>

六是差别性,即它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国家实施的合作形式和内容有所不同。一方面是地缘政治与文化的不同,合作的紧密程度有所不同,出现从东欧、东南欧、地中海南岸相邻区域到非加太、拉美区域,再到南亚和东亚区域的递减排列。欧盟对东欧、东南欧部分邻国推行“欧盟候选国”政策,最终将其纳入欧盟之中;对其他东欧和地中海南岸邻国推行统一的“邻居政策”,即实施“除成员外所有”和“共同所有”的方法,通过建立一种“从乌克兰到摩洛哥的朋友链”,向这些邻国提供一种共享欧盟内部市场和促进人员、货物、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四大自由);<sup>4</sup>对欧洲前殖民地的非加太和拉美国家致力于谈判签署《联系协定》或《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最终目标是建立具有法律意义的区域间自由贸易区;对东亚和南亚国家主要限于一般性的合作协定或会议对话机制,带有明显的非正式色彩。这导致欧盟区域间合作出现明显的不平衡发展。

另一方面,欧盟视区域内部合作的深度和国家实力的不同推行不同的区域

<sup>1</sup> Europa Summaries of legislation “Cotonou Agreement”, Official Journal L 209 of 11. 8. 2005 <http://europa.eu/scadplus/leg/en/kb/r12101.htm>.

<sup>2</sup> Michael Reiter “Interregionalism as a New Diplomatic Tool: The EU and East Asia”,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Vol. 11, No. 12, 2006, pp. 232-236.

<sup>3</sup> Amelia Hadfield “Janus Advances? An Analysis of EC Development Policy and the 2005 Amended Cotonou Partnership Agreement”,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Vol. 12, No. 1, 2007, pp. 42-44.

<sup>4</sup>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http://ec.europa.eu/world/enp/pdf/strategy/strategy\\_paper\\_en.pdf](http://ec.europa.eu/world/enp/pdf/strategy/strategy_paper_en.pdf)

间合作形式。欧盟强调“集团对集团”的区域合作,因而总是率先与单一区域内比较成熟的区域组织展开对话与合作,并以此为基础向更广的区域推进。欧盟与世界上有影响的区域组织或区域集团之间的合作已成为其纯区域间主义的典范。对那些没有成熟区域组织的区域则倾向于推行“集团对区域”的跨区域合作。而且,在这两种区域间合作的框架之内,欧盟对单一国家的双边关系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上述区域间合作框架的落脚点往往是欧盟与单一国家间联系协定的签署实施。同时,欧盟对那些综合实力或经济实力强大的全球性或区域性大国多采用“区域对单一国家”的半区域间主义,如与北美的美国、加拿大,拉美的墨西哥,非加太集团的南非,东欧的俄罗斯,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南亚的印度,东亚的中国和日本等。

上述两方面的不同又导致欧盟区域间合作中“条件性”条款适用的不同。这种“条件性”针对的是对欧盟有依赖性的发展中区域的国家,而这种依赖性越强,“条件性”的适用就越为严格。现实的表现是,欧盟“候选国”的“条件性”适用最为苛刻;随后是欧盟“邻居政策”中的国家、非加太和拉美国家。对于对欧盟依赖性相对较小的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欧盟在其区域合作安排中很少直接写入“基本条款”;在一些合作安排中,欧盟即使强调相关的原则也不过分强调正式的法律约束力。<sup>1</sup>

欧盟区域间主义的这些核心特征使其形成全球范围内区域间主义中独特的“欧盟模式”。

### 三 欧盟区域间主义的区域效用

区域间主义作为欧盟对外关系的核心部分,它已经成为欧盟推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基本工具。其根本目标是通过集体行动实现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框架内的对外政策目标,主要包括:捍卫欧盟的共同价值观、基本利益、独立与完整;以各种方式增强欧盟的安全;维护和平、增强国际安全;促进国际合作

---

<sup>1</sup> Michael Reiterer “Interregionalism as a New Diplomatic Tool: The EU and East Asia”, pp. 236-239



等。<sup>1</sup> 这就是欧盟区域间主义所欲求实现的区域效用,也是欧盟积极推行区域间主义的基本动因。具体说来,欧盟所追求的这种区域效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规范扩散。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欧盟通过一系列的宣言、条约、政策、标准和条件性等,已经形成了牢固的规范基础,并最终凝聚成一种统一的“规范权力”(normative power)。这种“规范权力”有 5 种核心成分,即和平、自由、民主、法治与人权。除了这些“核心规范”外,在欧盟的法律与惯例中还蕴含着 4 种“次要规范”,即社会一致、非歧视、可持续发展与善治。这就是所谓“欧洲共有价值观”。<sup>2</sup> 其具体体现就是欧盟推行的吸纳新成员的“哥本哈根标准”。正是倚仗这种规范权力,欧盟一边努力通过内部的区域一体化建构着特定的“自我”,一边试图通过特定规范的扩散改变“他者”,以便最终建立“规范条款”的“世界标准”。<sup>3</sup> 欧盟通过附带条件性的区域间主义,有意识地推动欧盟共有规范的“公开扩散”。<sup>4</sup> 欧盟“邻居政策”就明确指出,“展示共有价值的实际进步”与“尊重共有价值”是欧盟与这些邻国建设更紧密的经济一体化的“核心基准”。<sup>5</sup> 实际上,通过区域间主义输出欧洲共有价值正是欧盟“规范权力”的基本内容。

二是认同强化。区域间主义作为一种认知进程,它可以通过“他者”(外部合作者)在合作中的互动强化“自我”的区域集体认同,即作为区域行为体的“角色性”,由此产生“经由区域间主义的区域主义”效应。<sup>6</sup> 在实践中,区域的集体认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区域的共有特征和区域实体的“角色性”。对欧盟而言,其所建构的集体认同(即欧洲认同)的具体体现就是前述“欧洲共有规范”

---

<sup>1</sup> European Union, “Treaty of Amsterdam Amending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the Treaties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Related Acts”, Official Journal C 340/10 November 1997, <http://eur-lex.europa.eu/en/treaties/dat/11997D/hm/11997D.htm#0001010001>.

<sup>2</sup> Ian Manners,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0, No. 2, 2002, pp. 242–244.

<sup>3</sup> Thomas Diez, “Constructing the Self and Changing Others: Reconsidering ‘Normative Power Europe’”,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3, No. 3, 2005, pp. 614–616.

<sup>4</sup> Ian Manners,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pp. 244–245.

<sup>5</sup> European Commission, “Neighbourhood: A New Framework for Relations with Our Eastern and Southern Neighbours”, Brussels, 11 March 2003, COM(2003) 104 final, [http://ec.europa.eu/world/enp/pdf/com03\\_104\\_en.pdf](http://ec.europa.eu/world/enp/pdf/com03_104_en.pdf).

<sup>6</sup> Heiner Hanggi, “Regionalism through Interregionalism: East Asia and ASEAN”, in Fu-Kuo Liu and Philippe R. Gagnier eds.,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Paradigm Shifting?*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 pp. 197–219.

和定义其“角色性”的、独特的“欧洲模式”(the European Model)。作为欧盟角色性的关键侧面,“欧洲模式”首先表现为其作为一个区域实体在决策程序上独特性,即它是一种多层次的、非等级制的超国家主义与政府间主义的混合政体。也就是说,欧盟理事会、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法院和欧洲中央银行等超国家机构、各成员国政府、次国家政府和其他国家与次国家的公共及私人行为体都可以参与到不同的决策层面,由此形成一种具有“类国家特征”的“欧盟治理模式”。<sup>1</sup>“欧盟模式”还表现在政策工具上,它强调“真正平等的双边伙伴关系(即共同责任性),而不是通过单边强制”,<sup>2</sup>因而倾向于采用“民事权力”(civilian power)推行其对外政策。这种“民事权力”既包括承认国际合作在实现国际目标中的必要性、关注实现安全中的非军事尤其是经济手段、愿意采用有法律约束力的超国家来管理主要的国际议题,<sup>3</sup>又体现出包容性、参与性、透明化、注重分配效果、容忍多样性的价值倾向。<sup>4</sup>所以,多维度的民事认同一直是欧盟对外法人地位的核心。

欧盟经由区域间主义既竭力扩散欧洲共有规范,又努力输出“欧洲模式”,以捍卫其角色性的效用和欧洲的集体认同。在欧盟看来,这是它应履行的一项重要责任。欧盟委员会前主席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曾强调:“我们的欧洲一体化模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尽管它仍不完美,但它已在欧洲大陆运行。……我相信,我们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它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运行。”<sup>5</sup>《欧洲联盟条约》已申明:欧盟的目标就是“维护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认同,尤其是经由实施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联盟尤其要确保其对外活动作为一个整体,在对外关系、安全、经济和发展政策中的一致性”;“欧盟理事会和欧洲委员会将为

<sup>1</sup> Many Farrell “EU External Relations Exporting the EU Model of Governance”,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Vol 10 2005 pp. 455-458  
Dimitris Papadimitriou, Petar Petrov and Labint Gricevicj “To Build a State Europeanization EU Activeness and State-building in Kosovo”,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Vol 12, 2007, pp. 222-224

<sup>2</sup> Michael E. Smith and Marcella Szymanski “Coherence and Conditionality in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Negotiating the EU-Mexico Global Agreement”,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3 No 1, 2005, p. 189

<sup>3</sup> Hanns Maull “Germany and Japan The New Civilian Powers”, *Foreign Affairs*, Vol 69 No 5, 1990, pp. 92-93

<sup>4</sup> Kalyps Nicolbladis and Robert Howse “This is My Eutopia Narrative as Power”,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0, No 4, 2002 p. 782

<sup>5</sup>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 and Global Governance* Romano Prodi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2nd COMECE congress Brussels 31 March 2000 SPEECH /00/115, [http://ec.europa.eu/external\\_relations/new\\_s/2000/03\\_00/speech\\_00\\_15.htm](http://ec.europa.eu/external_relations/new_s/2000/03_00/speech_00_15.htm).

保证这样的一致性负责,并将为此目标而合作。他们将依照各自的权力保证这些政策的实施。”<sup>1</sup> 现实表明,作为一种新的外交工具,区域间主义体现了欧盟作为一种“民事权力”的“欧洲模式”的全部特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认了其作为一个统一的集体认同的外部合法性。

三是利益共享。集体认同与集体利益是相互建构的。既可以说欧盟的国际认同是建立在对共同利益的承认之上,也可以说,是欧洲认同创造了欧洲的共同利益。<sup>2</sup> 实质上,区域间主义在强化欧盟集体认同的同时也逐步定义着欧盟的共同利益。这些共同体利益既包括经济福利,也包括安全利益。在欧盟区域间合作的框架内,这两种利益已成为密不可分的整体。早在 1992年 6月欧盟里斯本外长会议制定的关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报告(简称“里斯本外长报告”)就已确定了欧盟共同利益的三个标准,即地缘接近性、各区域或各国的政治与经济稳定性以及对欧盟安全利益现存的威胁等。据此,报告认定了作为单一行为体的欧盟两方面的共同利益,即地缘利益和“水平领域”的利益,并将此作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指南。地缘利益按地理接近性分为两个区域:第一个是中东欧,包括俄罗斯和前苏联、巴尔干和前南斯拉夫等;第二个区域是马格里布和中东,即欧盟的南部邻居区。非洲、亚洲、拉美和加勒比区域也被视作一种集团,成为欧盟持续合作的对象。与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工业国仍建立在现存的双边关系之上。“水平领域”的共同利益主要涉及欧洲的裁军与军备控制、核不扩散、安全的经济侧面等。”

那么,如何实现欧盟的这些共同利益呢?“里斯本外长报告”确定的目标包括:强化民主原则与制度;尊重人权和少数民族的权利;促进区域稳定、推动创建能鼓励区域合作或走上区域或次区域一体化的政治和经济框架;推动冲突的预防与解决;促进在处理紧急事件中更有效的国际协作;打击跨国犯罪;促进和支持善政等。<sup>3</sup> 所有这些目标都已通过欧盟区域间主义转化为实际行动。这既是欧盟区域间主义中差别性政策、欧洲共有规范扩散与“欧洲模式”输出的动力源泉,也是欧盟区域间主义实现制度建设与权力平衡效应的最后落脚点。2004年

<sup>1</sup> European Union,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rticle 2-3 [http://eur-lex.europa.eu/en/treaties/dat/12002M/hm/IC\\_2002325EN\\_000501.htm#anArt1](http://eur-lex.europa.eu/en/treaties/dat/12002M/hm/IC_2002325EN_000501.htm#anArt1)

<sup>2</sup> Richard G. Whitman, *From Civilian Power to Superpower? The Inter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European Union*, Houndmills Macmillan Press 1998, p. 31

<sup>3</sup> *Ibid.*, pp. 93-94

<sup>4</sup> *Ibid.*, p. 9.

7月欧盟发布的《一个世界行为体: 欧盟的对外关系》的报告宣称: “通过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合作, 欧盟显示出各国如何成功地在共同利益中联合经济与政治资源。它为世界的其他区域提供了一种国家间一体化的模式。”<sup>1</sup>

四是制度建设。国际制度既包括正式的国际组织, 又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国际机制与惯例。<sup>2</sup> 制度建设就是通过把认同、利益和规范社会化, 转化为一种相对稳定的认同与利益结构的进程。” 也就是说, 国际制度通过规定适当的行为标准创造了稳定性与一致性, 既塑造了共有规范和共同利益, 也反映着共有规范和集体认同, 所以, 它限制或促进着国际行为体的政治选择。<sup>3</sup> 欧盟区域间主义正是依托欧盟这个成熟而有力的国际组织, 全面推动着区域间国际机制和国际惯例等国际制度的建设进程。欧盟区域间主义, 不管是“集团对集团”还是“集团对区域”等形式, 都在不同程度上创造着新的区域间制度: 既有各种合作与对话协定、伙伴关系协定和联系协定等契约性的正式的制度, 也有各种固定的高峰会议、部长会议与高官会议及公民社会论坛等“软制度”的对话机制及其所颁布的各种声明、宣言和行动计划等非正式的文件, 更有区域间联合理事会或委员会、秘书处等新的决策机制, 由此形成一种管理区域间关系的新的政策工具, 为欧洲共有规范的扩散、欧洲认同的强化和欧盟共同利益的实现提供了一种持续性国际平台。<sup>4</sup>

#### 四 欧盟区域间主义的全球意义

欧盟区域间主义作为全球范围内区域间主义的典型实践, 不仅对本区域产生了重要效用, 而且对全球政治经济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欧盟区域间主义的全球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sup>1</sup> European Commission *A World Player: The European Union's External Relations*. Manuscript finalised in July 2004, <http://ec.europa.eu/publications/booklets/move/47/en.doc>

<sup>2</sup>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 5.

<sup>3</sup>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88 No. 2 1994 pp. 384-396.

<sup>4</sup> [美]彼得·卡赞斯坦:《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 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 李小华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年版, 第23-33-34页。

<sup>5</sup> Jürgen R. Janda "Interregionalism: An Unfinished Agenda", in Heiner Hoffmeyer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302-306

第一，欧盟区域间主义以其综合性、多元性、契约性、条件性等核心特征和对新型南北关系的特别重视，创造了区域间主义的“欧盟模式”。

从运行中的区域间合作机制来看，区域间主义“欧盟模式”除了具有上述核心特征外，还具有一种对新型南北合作关系的核心关注，即其典型的区域间制度化合作均属于南北型的。这种南北型区域间合作有两点关键的“突破”：一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模式的探索。按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自由贸易区等区域一体化组织一般由经济发展水平相当、政治文化差异较小、地域相邻的国家和地区组建而成。而欧盟在区域间合作安排中已启动的“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欧洲－拉美自由贸易区”和“欧洲－非加太互惠贸易机制”等建设或谈判进程则开始突破这一理论，即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较大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可以创建自由贸易区等区域一体化组织。这种南北型区域间自由贸易区是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同属自由贸易区层次中最为独特的类型，因而堪称一种新的模式。用欧盟贸易代表拉米的话说，这种“将南北优势和南南优势结合起来”的、“区域对区域”的、“趋向紧密一体化”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模式，是“反映 21 世纪全球化现实的正确的方法。”<sup>1</sup>

二是解决发展问题的“多维度方法”的实践。在这些区域间合作安排中，欧盟强调通过区域一体化培育发展中区域和国家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例如，《科托努协定》就将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制度在内的区域一体化作为实现其发展战略的具体工具。它在“经济与贸易合作的原则”中强调，双方经济与贸易合作将建立在非加太国家区域一体化的动议之上、区域一体化是非加太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关键性工具、区域一体化进程将决定着双方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协定在“区域一体化”部分特别强调，该领域的合作旨在支持由非加太国家为促进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而设立的区域一体化机构组织活动能力的增强，支持非加太欠发达国家参与创建区域市场并从中获取利益，支持以区域层次推进的部门改革和贸易自由化，支持其他跨边界的区域和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动议等等。《科托努协定》将关于贸易合作的内容放在发展战略的框架之内的。该协定将经济和贸易看作发展的重要工具。它在“合作战略”部分强调，双方的合作以发展战略为基础、经济与贸易两大领域与之互相联系和补充；合作的核心目标是削

<sup>1</sup> Pascal Lamy, “Stepping Stones or Stumbling Blocks EU’s Approach towards the Problem of Multilateralism vs Regionalism in Trade Policy”, *The World Economy*, Vol 25 No 10 2002 pp 1399- 1432

减贫困乃至最后消除贫困、可持续发展和将非加太国家融入世界经济。协定在“经济和贸易合作的目标”中还强调,双方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最终目的是使非加太国家能够在国际贸易中扮演完全的角色。<sup>1</sup>

近年来,欧盟不但成为与其他区域组织和国家签署或谈判自由贸易协定最多的经济体,也是对外发展援助最多的经济体。2001年以来,欧盟已对来自最不发达国家的产品提供免税进入其内部市场的优惠条件,而且没有数量限制。同时,欧盟在区域间关系中设立许多发展援助项目,包括东欧的“法尔”(PHARE)项目、西巴尔干的“卡孜”(CARDS)项目、地中海区域的“梅达”(MEDA)项目、亚洲和拉美的“阿拉”(ALA)项目以及非加太区域的“欧洲发展基金”(FED)等。<sup>2</sup>资料显示,目前欧盟及其成员国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资金占主要工业国总额的56%;2006年,其官方援助资金为470亿欧元,人均100欧元,而美国和日本分别为人均53欧元和69欧元。”总之,欧盟所推进的南北型区域间主义表明了关于发展问题的“一种新哲学”,即从单一的消除贫困转向关注根除贫困根源和预防的“多维度方法”。这标志着欧盟全球发展政策从原先“以援助为核心”的发展转向“以改革为核心”的政治化、安全化的发展目标。<sup>3</sup>

实际上,欧盟已经把以区域一体化为基础的贸易与发展政策视作实现国际安全、巩固现有国际秩序的重要途径。普罗迪说过,欧洲在世界治理中的作用就是“将欧洲经验推广到世界”,“通过成功的一体化,我们向世界证明了有可能创造一种实现和平的方法。”<sup>4</sup>尽管欧盟为区域间合作安排设置的“政治条件性”显示了欧盟区域间主义中“软帝国主义”的一面,但这毕竟与以武力强制和经济制裁为手段的“硬帝国主义”有所不同,因为至少在形式上,加入区域间合作协定完全出自各国自愿;而且,欧盟对违约成员的惩罚性措施不过是中止协定的执

<sup>1</sup> Europa Summaries of legislation “Cotonou Agreement”.

<sup>2</sup> [比]尤利·德沃伊斯特、门镜:《欧洲一体化进程:欧盟的决策与对外关系》,门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

<sup>3</sup>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EU in the Worl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Manuscript completed, June 2007, <http://ec.europa.eu/publications/booklets/move/67/en.pdf>

<sup>4</sup> Amelia Hadfield “Janus Advances? An Analysis of EC Development Policy and the 2005 Amended Cotonou Partnership Agreement”, pp. 40-41.

<sup>5</sup> [美]罗伯特·卡根:《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肖蓉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

行。这体现了欧盟处理对外关系的“民事权力”特点。<sup>1</sup>

第二，欧盟区域间主义因其体现着欧盟作为一个全球行为体所具有的权力平衡作用，推动了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

随着成员国数量的不断扩大和实力的不断增强，欧盟已经把自己视作应承担起一种“全球角色”的“世界行为体”。用《一个世界行为体》报告中的话说就是：“欧盟是一个世界行为体。它拥有 4.5 亿人口——超过美国和俄罗斯的总和。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商，创造了全球 1/4 的财富。它给与贫穷国家的援助比任何捐助者都多。它的货币——欧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仅次于美元，处第二位。”<sup>2</sup>在欧盟看来，在全球范围内，只有美国才是它真正的竞争对手。正如普罗迪所言，欧盟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sup>3</sup>法国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曾指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多极世界：“为了实现真正的稳定，这个新世界必须建立在几个地区支柱的基础上，以这样的结构面对目前的威胁。”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明确强调，为了维持平衡，也为了使平等的关系得以发展，一个强大的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欧洲与其抗衡。<sup>4</sup>

实际上，欧盟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在当代国际体系中，权力平衡主要有 3 种纬度，即军事、经济和制度，而后者对欧盟最为可行，也最为关键。因此，通过区域一体化扩大作为整体的欧洲的权力成为欧盟最现实的选择。这就是经由区域间主义的“制度平衡”或“合作平衡”。<sup>5</sup>其基本的政策工具除了欧盟内部更高、更强的一体化，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区域间主义。作为缔造“战略联盟”的重要举措，欧盟区域间主义便被赋予了权力平衡的重大意义：从欧盟—拉美、欧盟—地中海等新型伙伴关系，到亚欧会议等对话机制，其核心的指向就是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sup>6</sup>比如，欧盟—拉美区域间合作是出于对美国领导的泛

<sup>1</sup> 所谓欧盟“软帝国主义”政策参见 Bjørn Hettne and Fredrik Sævi, “Civilian Power or Soft Imperialism? The EU as a Global Actor and the Role of Interregionalism”, *European Affairs Review*, Vol. 10, No. 4, 2005, pp. 535–552.

<sup>2</sup> European Commission, “A World Player: The European Union’s External Relations”, p. 3.

<sup>3</sup> Charles A. Kupchan, “The New Transatlantic: Interregion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Atlantic Alliance”, in Heiner Heidegger,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35.

<sup>4</sup> [比]尤利·德沃伊斯特·门镜：《欧洲一体化进程》第 110–111 页。

<sup>5</sup> Jürgen R. J. “Interregionalism: An Unfinished Agenda”, pp. 306–307.

<sup>6</sup> Ralf Roloff, “Interregionalism i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State of the Art”, in Heiner Heidegger, eds.,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6–28.

美洲集团(“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出现改变世界经济规则的担心;<sup>1</sup> 欧盟—地中海进程是为了扩大欧盟在地中海南岸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以平衡美国在该区域的影响;<sup>2</sup> 欧盟积极参与亚欧会议对话机制则为了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之间增加一种平衡的成分。” 欧盟区域间主义实践已经开始验证美国历史学家奈尔·弗格森的断言:“如果说美国今天有一个帝国的竞争对手的话,那么那个对手就是欧盟。”<sup>3</sup>

第三,欧盟区域间主义以其开放性等特征和制度建设和认同强化等效用,催生了一种“多区域主义”全球新秩序模式的雏形。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欧盟所引领的“新区域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纵深发展,区域化与全球化进程日益融为一体,使得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在成为一个“多孔化的区域世界”,一个“更为区域化的世界体系”也正在变为现实。<sup>4</sup> 然而,这种“区域世界”与全球体系一样呈现明显的发展不平衡,以致形成“核心、中间、外围”三种不同的区域结构。所谓“核心区域”指的是政治经济发达的区域,包括:欧洲(不含中、东欧和巴尔干)、北美(主要指美、加、墨三国)和日本等;“中间区域”指的是中欧、波罗的海国家、前苏联的欧洲部分、拉美、东南亚(指东盟六个创始国)、南太平洋国家(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和中国(含香港、台湾地区)等;“外围区域”呈现政治动乱、经济萧条等明显特征,处于全球体系的底部,包括:巴尔干、南高加索、中亚、安第斯、中东、南亚、印度支那、西非、中非、东非和南非等区域。<sup>5</sup> 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使全球经济大部分份额集中在三个核心区域,致使区域化实质上成为“三方化”(triad);外于“核心区域”的发达国家在全

<sup>1</sup> Sebastian Santander, “EU-Mercosur Interregionalism: Facing up to the American Crisis and the Emerging Free Trade Area of Americas”,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Vol 7, 2002, pp. 491-505.

<sup>2</sup> Beverly Crawford, “Why the Euro-Med Partnership? Explaining the EU’s Strategies in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http://ies.berkeley.edu/contact/crawfordarticles/EU-MED-Transregionalism-Aggawa-2003112.pdf>

<sup>3</sup> Matthew Doige, “Interregionalism and Regional Actors: The EU-ASEAN Example”, in Willem Stokhof, eds., *The Eurasian Space*, pp. 42-48.

<sup>4</sup> [美]奈尔·弗格森:《巨人:美国大帝国的代价》,李承恩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7页。

<sup>5</sup> Peter J.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

<sup>6</sup> Björn Hettne, “Regionalism,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Björn Hettne and Anders Innotai, eds., *Comparing Regionalism: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Development*,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1, pp. 3-12.



球经济中攫取了最大份额的利益，而“外围区域”的国家则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sup>1</sup>

另外，由于这种“区域世界”根植于领土和地理上的“接近性”，无可避免地在不同区域之间留下一些“错失的链接”(missing link)。这在“核心区域”与“外围区域”之间表现得最为明显。而欧盟主导的区域间主义以开放性特征、制度化安排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以及对区域一体化和区域认同特有的驱动作用，培育和增强了新的“区域间性”(interregionness)，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跨区域空间和区域互动单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些“缺失的链接”，使现存的世界秩序的水平性结构逐步垂直化。<sup>2</sup> 西方学者认为，欧盟-东盟对话与合作机制不但将欧洲与东南亚联系起来，而且通过亚欧会议新的高峰对话机制在欧洲与亚洲之间建立起持续的、稳定的合作关系，进而推动了东南亚的区域合作机制“东盟+3”的诞生。<sup>3</sup> 亚欧会议已成为管理亚欧关系的“有用工具”，<sup>4</sup> 并代表着“大陆间互动的一种新形态”。<sup>5</sup> 而《科托努协定》则已成为非三方区域间主义的“领跑者”。<sup>6</sup>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欧盟正在致力于建设一种基于区域角色性之上、经由区域间主义最后至“多区域主义”(multiregionalism)(或“多边区域主义”)的“全球新秩序”。这种“多区域主义”的全球秩序，既以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体系为基础，又用多元的区域角色对之进行了重要的补充，在国家主义、区域主义和全球多边主义之间架起一座互通的桥梁，从而形成一种以区域角色为核心的“新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sup>7</sup> 比约恩·赫特纳认为，“多区域主义”

<sup>1</sup> Max Singer and Aaron Wilkavsky, *The Real World Order: Zones of Peace, Zones of Turmoil*,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1993, p. 3

<sup>2</sup> Björn Hettne “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in Mary Farrell Björn Hettne and Luk Van Langenhove eds., *Global Politics of Regio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p. 269–286

<sup>3</sup> Julie Gilson *Asia Meets Europe: Interregionalism and Asia-Europe Meeting*,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2, p. xii

<sup>4</sup> Julie Gilson “New Interregionalism? The EU and the East Asia”,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27, No. 3 2005, p. 308

<sup>5</sup> Mathew Doigle “Join in the Hip: Regionalism and Interregionalism”,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29, No. 2, 2007, pp. 235–242; Mathew Doigle “Interregionalism and Regional Actors”, pp. 39–57

<sup>6</sup> Jrgen R. Janda “Interregionalism: An Unfinished Agenda”, p. 310

<sup>7</sup> Luk Van Langenhove and Ana-Cristina Costea “Inter-reg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Multilateralism”, *Unicris Working Papers* 2005/13 <http://www.cris.unu.edu/admin/documents/20051021104058.0-2005-13.pdf>

作为区域化世界的一种形态,“代表着所有区域组织之间紧密的联系,构成一种类型的全球治理、一种欧洲式的世界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建立“区域化世界秩序”的构想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提出了挑战。<sup>1</sup>总的看来,欧盟的目标是通过区域主义,建设一种区域性的、并且愈来愈多地是在全球性的新秩序体系中,扮演一种“引力中心”的关键角色。<sup>2</sup>

## 五 结语

作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关系中一种全新的现象,欧盟所积极推进的区域间主义虽然尚处于一种未完成的进程之中,但全球范围内日益纵深化的新区域主义浪潮已使之成为全球政治经济中一支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可以断言,只要欧盟和其他区域的区域集团化趋势不停息,区域间主义的发展就不会停止。这既由区域间主义所产生的规范扩散、认同强化、利益共享和制度建设等积极的区域效用所支撑,也由区域间主义对新型南北合作关系和世界多极化趋势及全球新秩序建设的推动作用所决定。总的看来,欧盟区域间主义的实践是有利于制约美国的单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

(作者简介:郑先武,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责任编辑:莫伟)

<sup>1</sup> Björn Hettne “Regionalism, Inter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European Challenge to Pax Americana”, Council on Comparative Studies Presents Working Papers Series No. 3, March 17, 2003, pp. 7-8

<sup>2</sup> [德]贝娅特·科赫-科赫、托马斯·康策尔曼等:《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顾俊礼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9页。

# Chinese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Vol 26 No 4 August 2008

## ARTICLES

### 1 On The Economic Power of the EU

WANG He

In terms of population, GDP, trade flows and financial size, the EU is a global economic power almost equally match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its introduction, the euro has rapidly become the second most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currency behind only the US dollar, a major new pillar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and an important pole of stability for the world economy. Based on its economic strength, the EU, through its common policy on trade,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nd as a champion of multilateralism, becomes one of the formulator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ulations. In addition, the EU's economic integration model and social economic model also act as the examples for the world economy.

### 15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Border Transformation on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LI Tiel

Borders between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 have exercised complex and profound effects on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including both explicit and implicit ones. From the view of border transformation, which can be promoted by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cess is just one of borders transforming from obstructing into contacting and filtrating factors. Therefore,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can serve as a micro-impetus for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borders on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discusses the impacts of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on the border transformation. At last,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governance models of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 27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nterregionalism: Regional Effects and Global Influences

ZHENG Xianwu

Interregionalism has become a new phenomen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U, as a global actor,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ioneers of interregionalism. With such characteristics as comprehensiveness, multiphualism, contractuality and conditionality, a unique EU model has been formed as regards interregionalism. It not only brings great regional effects to its own development through

norms-diffusing, identity-strengthening, interest-sharing and institution-building, but exerts positive influences o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by exploring a new mode of the South-North relations based on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by advancing the tendency of multi-polarization and a new world order founded upon multi-regionalism.

#### 45 The EU's Particip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Causes Robs and Predicament

ZHANG Xuekun

As the most integrated organis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nd a capable international actor, the European Union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While the Middle East, with its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rich oil resources, multi-religions and complicated ethnic factors, is one of the least integrated areas as well as a hot spot in the world and, adjacent to Europe geographically, it has been traditionally viewed as the "backyard" of Europe. Out of a series of reasons including the geo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ones, the EU aspires to play an even more influential role in relation to its near neighbour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determined to formulate its own polic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US. Nevertheless, owing to the "expectation-capability gap" in its foreign policy and security area, the EU has for a long time been playing a leading role only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assistance and is still led by the US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of the Middle East.

#### 60 Threat Cognition, Sovereign Interference and Sino-European Strategic Cooperation

YAN Liang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theories couldn't provide coherent explanations to the Sino-European strategic cooperation during the last half century, the author tries to put forward an innovative explanation. According to this explanation, if China and the European powers have common threat cognition and no sovereign interferences exist between them, bilateral strategic cooperation will be formed, including the recently-built Sino-Europe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author tests the above hypothesis by selecting some typical diplomatic cases and using the correlative database. At last, this paper also summarises the defects of this argument and provides several issues deserving further studies.

#### 78 Explaining Denmark's Late Development

ZHU Tianbao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path of Denmark's late development before the World War I. Based on the existing state- or society-centered explanation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Denmark's late development is the the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ntext and Denmark's reactions to it.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competi-